新元史/卷2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三十 ◄

新元史
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

► 卷二百三十二

忠义二

○忠义二

郑玉 金普庵撒里 哈海赤 王荣忠 周镗 谢一鲁 聂炳 明安达尔刘阱孙 焘孙 硕兴孙 俞述祖 桂完泽 金德 丑闾 冯三 孛罗帖木儿 马哈失力 彭庭坚 王伯颜 相桢 陈阳盈 刘浚 健 朵里不花 达兰不花 哈乞 陈君用 卜理牙敦 上都 潮海 民安图 黄绍 黄云 胡斗元 魏中立 于大本 章善

郑玉，字子美，徽州歙县人，祖安。至元中，官兵讨歙贼李世达，欲屠城，安至军门，与主将言之，一城获免。授歙县尹，卒，民立祠祀之。父千龄，休宁县尹。母洪氏，少寡，以节行称。

玉生，光照一室，邻里异之。及长，覃思六经，尤邃《春秋》之学，文章严而有法，虞集、揭奚斯皆推重焉。再应进士，举不第，即绝意仕进，筑室歙县师山开门讲授，弟子日众，所居至不能容。

至正十三年，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知其名，欲荐之，玉以病辞。十四年，以丞相定住荐，遣使者谢嘉卿赍上尊、礼币，如为翰林待制，阶奉议大夫。徽州达鲁花赤按敦海

牙偕使者至山中，玉固辞宣命，请以布衣入觐，行至海上，疾作，草谢表，授使者而返。因上书于定住曰：

昔周公之为辅相，一沐三握其发，一饭三吐其哺，急于得贤，以共天位，故能致成周之治，为三代之隆。然求贤之道，在于公天下之选，不可徇耳目闻见之偏，而隳朋党之弊也。

伏维阁下，以宰相之重，朝夕求贤，惟恐不及，其视周公，诚不多让。然天之职在择相，相之职在择百官。主上择于众，而相阁下，可谓得人矣。阁下之所以择百官者，则未闻其人也。

迩者，朝廷以玉隐居不仕，上尊出自光禄，束帛贲于丘园，拔之深山穷谷之中，置之玉堂金马之上，岂所谓公天下之选哉。盖玉自幼知无用世之才，故躬耕陇亩，自良其力，暇则诵诗读书，以著述为业。非敢不仕无义，废人之大伦也。好事相传，目为隐逸，流布京师，至彻阁下之听。阁下又不察之，而以上闻，玉闻命以来，揣分量才，逃避无所，仰愧俯作，寝食不安。

窃维方今战士暴露，而赏赐不加，贤人在野，而弓旌不举。乃使玉谬膺恩宠，传笑四方，为阁下累，诚非所望于阁下者也。欲乞朝廷缴还翰林之命，俾玉以布衣躬诣阁下，吐其狂愚，少抒报效，移其恩数，以之赏战士，则尽其力，以之招贤，则得其用。削平盗贼，坐致太平，实天下之望，抑亦玉之愿也。以此不敢祗受，而使者敦迫，必欲令玉面自辞缴，玉优患余生，昏耄成疾，行至海上，夏感风痹，不能前进。用是略布私衷，伏望钧慈特为陈奏，遂其初心，实切幸甚。

又与三执政书曰：

窃维士君子之于世，固在乎人相知之深，尤在乎己自信之笃。夫以夫子之睿圣，察弟子之学行，而许漆雕开以仕，其知之不为不深矣。及至开以吾斯未之能信告，则夫子为之喜说。岂夫子之知不如开哉，顾有人己之殊，而开之不自欺为可贵也。

玉江东之鄙人也，投弃山林，甘与樵牧为伍。重以乡郡累经寇盗，室庐焚毁，妻子离散，忧患惊心，遂成疾疫，景迫桑榆，昏耄日甚。近者，朝廷急于得人，不核其实，遂以隐逸见举，即所居拜翰林待制。玉自愧非才，乞让名爵，求以布衣应召，而使者坚

拒不允，令自入都辞缴恩命，逼迫登程，旧患增剧。

伏维三先生以中州文献之宗，任廊庙柱石之重，爱人以德，不尚虚文，敢乞经邦论道之余，达衰朽颠连之状，使玉得老于山林，优游斯世，上不妨朝廷进贤之路，下不屈匹夫自信之心，虽不能有补圣明之治，尚呆以少息奔竞之风。岂惟玉之私幸，亦世道之幸也。

十七年，明兵破徽州，主将必欲致玉。玉曰：“吾知死期矣。二雉飞入吾室，是其兆也。”吏卒逼玉见之，玉不为礼，主将曰：“尔何为不至？”玉曰：“吾岂事二姓者！”抗辞不屈，主将命囚之。玉七日不食，犹作诗文，从容如平日，为书谕门人曰：“人言食人之食，则死其事，不食其食，奚死？然揆之吾心，未获所安，士临事恶可不尽其本心哉！”玉妻程氏，使人谓之曰：“君死，吾相从地下。”玉曰：“吾无遗憾矣。”明日，具衣冠，北面再拜，自缢死。著有《周易大传附注》、《程朱易契》、《春秋经传阙疑》、《余力藁》，行于世。

全普庵撒里，字子仁，高昌人，初为中书省检校。时太师汪家奴擅权用事，台谏无敢言者，普庵撒里独于众中历数其过，谔谔无惧色。拜监察御史，即首劾汪家奴十罪，出为广东廉访使，寻除兵部尚书，未几，授赣州路达鲁花赤。至郡，发摘奸恶，一郡肃然。

至正十一年，颍州盗起，即修筑城垒。旬月之间，守御之具毕备，募勇士得兵三千人，日练习之。属邑有为贼所陷者，遣兵复之，境内悉安。十六年，以功拜江西行省参政，分省赣州。十八年，江西下游诸郡皆为陈友谅所据，乃与总管哈海赤戮力同守。友谅遣其将幸文才率兵围赣，使人胁之降，普庵撒里斩其使，擐甲登城拒之。力战凡四月，兵少食尽，义兵万户马合某沙欲举城降贼，普庵撒里不从，遂自刭。事闻，朝廷赠谥儆哀。

哈海赤，守赣尤有功。城陷之日，贼将胁之使降，哈海赤谓之曰：“与汝战者，我也！”尔贼毋杀赣民，当速杀我耳！”遂见杀。

王荣忠，岳州人。全普庵撒里出为赣州路达鲁花赤，荐荣忠为总管府判官。

至正十二年，贼由抚州趋赣州，陷宁都据之，全普庵撒里遣荣忠御贼于小庄，连战

皆捷。进屯女冠山，三路并进，遂复宁都，未几，贼再至，荣忠又败之，州境以安。全普庵撒里复檄荣忠分防兴国，败贼于方石，斩获三百余人。贼退，建尊经阁下教士，曰：“学不可废也。”

明年，会昌陷，遣荣忠分治雩都，以援之。二月，复会昌，三月，招降石城贼十五寨。贼自循梅来攻雩都，编竹箕，负以攻城，矢石不能入，荣忠冶铜汁以灌之，贼始败退。

十八年，陈友谅攻陷赣州，全普庵撒里死之，荣忠率所部入援，亦战死。

周镗，字以声，浏阳人。笃学，能《春秋》，登泰定四年进士第，授衡阳县丞。再调大冶县尹。有豪民持官府短长，号为难治，镗状若尪儒，而毅然有威不可犯。抑豪强，惠穷民，治行为诸县最。累迁国子助都。会修功臣列传，擢翰林国史编修官。

出为四川行省儒学提举，便道还家。无何盗起，湖南北郡县皆陷。浏阳无城守，盗至，民皆惊窜。镗告其兄弟，使远引，自谓：“我受国恩，脱不幸，必死，毋相累也。”贼至，得镗，欲推以为主。镗瞠目厉声大骂，贼知其不可屈。乃杀之。

同时有谢一鲁，字至道，亦浏阳人，乡贡进士，尝为石林书院山长。贼陷潭州，缚一鲁，一鲁骂贼甚厉，举家咸遇害。

聂炳，字韫夫，江夏人。元统元年进士，授承事郎、同知平昌州事。炳早孤，其母改适，自平昌还，始知之，即迎其母以归。久之，转宝庆路推官。会峒瑶寇边，湖广行省右丞秃赤统兵讨之，屯于武冈，以炳摄分省理问官。悍卒所至掠民为俘，炳言于秃赤，释其无验者数千人。

至正十二年，迁知荆门州。贼陷荆门，炳出募士兵，得众七万，复之，又与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复江陵，其功居多。既而，贼将俞君正合兵来攻荆门，炳率孤军昼夜血战。援绝，城陷，为贼所执，极口骂不绝。贼以刀抉其齿尽，乃断左臂而支解之。

未几，贼陷潜江县，达鲁花赤明安达尔率士兵御之，擒其伪将刘万户，进营芦洑，贼众奄至，战死，其家歼焉。一子桂山海牙，怀印绶去，得免。明安达尔，唐兀氏，字士元，炳同年进士，由宿州判官，再转为潜江达鲁花赤。

刘阱孙，字存吾，茶陵州人。至顺元年进士，授承事郎、桂阳路临武县尹。临武近蛮獠，阱孙至，召父老告之曰：“吾儒士也。今为汝邑尹，尔父老当体吾，教训其子弟孝弟力田，暇则事诗书，毋自弃以干吾政。”乃为建学校，设俎豆，三年文化大兴。邑有茶课，岁不过五锭，后增至五十锭。阱孙言于朝，除其额。历建德、徽州、瑞州三路推官，所至详谳疑狱，政绩卓然。

至正十二年春，蕲、黄贼攻陷湖南，阱孙倾家资，募义兵以援茶陵，贼至，辄却，故茶陵久不失守。十五年，转宁国路推官。岁饥，劝富民发粟赈之，活者万计。会长枪琐南班、程述、谢玺等攻宁国。阱孙日署府事，夜率兵乘城固守。江浙行省遣参知政事吉尼哥儿来援。城恃有援，不为备。琐南班知之，夜四鼓引众缘堞而上，城遂陷。阱孙力战遇害。

弟焘孙，以国学生下第，授常宁州儒学正，湖南陷，常宁长吏弃城走，民奉印请焘孙为城守，城赖以完。后外援俱绝，死之。长子硕，为武昌江夏县鲁湖大使。起义兵援茶陵，亦死之。弟兴孙，官丰州同知，与寇战，仗节死于台城。

俞述祖，字绍芒，庆元象山人。由翰林书写，考满，调广东元帅府都事。入为国史院编修官。已而出为沔阳府推官。至正十二年，蕲、黄贼至，述祖率民兵守缘水洪，并力捍御之。兵力不支，城陷，述祖为贼所执。械至其伪主徐寿辉所，诱之使降，述祖骂不辍。寿辉怒，支解之。有子方五岁，亦死。事闻，赠奉训大夫、礼部郎中。

桂完泽，永嘉人。尝从江西左丞李朵儿至京师，授平江路管军镇抚，为仇家所诉，免官。会贼攻昱岭关，行省遂假前官，令从征。完泽勇于讨贼，凡再战关下，皆胜。寻又与贼斗，为所执，其妻弟金德亦被擒，皆反缚于树，临以白刃降之。金德意未决，完泽呼曰：“金舅，男子即死不可听贼。”德曰：“此言最是。”因大骂。贼怒，剖二人之腹而死。

丑闾，字时中，蒙古氏。元统元年进士，累官京畿漕运副使。出知安陆府。至正十二年，蕲贼鲁法兴犯安陆，时丑闾募兵得数百人，帅以拒贼，败贼前队，乘胜追之。而贼自他门入，亟还兵，则城中火起，军民溃乱。乃归，服朝服，出坐公堂。贼胁以白刃，丑闾犹喻以逆顺。一贼排丑闾下，使拜，不屈，且怒骂。贼酋不忍害，拘之。明日，又逼其从乱，丑闾疾叱曰：“吾守土臣，宁从汝贼乎！”贼怒，以刀斫丑闾左胁断而死。

贼愤其不降，复以布囊囊其尸，异置其家。丑闾妻侯氏出大哭，因置酒肉款贼，给贼使不防己，至夜，自经死。事闻，赠丑闾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侯氏宁夏郡夫人，表其门曰双节。

有冯三者，湖广省公使也。素不知书。湖广贼起，诱三从，三辞曰：“贼名恶，我等岂可为！”众初强之，终不从，乃缚三于十字木，异之以行，而刲其肉。三益骂不止，抵江上，断其喉委去。其妻随三号泣，俯拾刲肉，纳布裙中，伺贼远，收三血骸，脱衣裹之，大哭，投江而死。

孛罗帖木儿，字国宾，高昌人，由宿卫累迁江东廉访副使，以选为襄阳路达鲁花赤。

至正十一年，盗起汝、颍，均州郧县人田端子等亦聚众杀官吏，孛罗帖木儿捕斩之。未几，行省、廉访司同檄孛罗帖木儿，以所部兵会诸军于均、房，讨贼，贼始退。而谷城、光化以急告，即帅兵趋谷城，分遣樊城主簿脱因等趋光化。且遣使求粮于襄阳。不应，遣同知也先不花促之，又不应。军乏食，不能行，及驻于柴店，复遣从子马哈失力往告急。廉访分司王佥事、本路总管柴顺礼怒其责望，械之，适纽真来献光化所获首级，且言孛罗帖木儿在谷城，与贼相持，未知存殁，宜济其粮，少缓，恐弗及。于是脱二人械，遣还，命也先不花与万户也先帖木儿率数千人，会孛罗帖木儿以讨贼。

明年正月，襄阳失守，也先不花等闻之奔溃。孛罗帖木儿率义兵二百人，且战且退，至监利县，遇沔阳府达鲁花赤咬住、同知三山、安陆府同知燕只不花、荆襄提举相哥失力之师。时滨江有船千余，乃纠合诸义兵丁壮、水工五千余人，水陆继进。至石首县，闻中兴路亦陷，议趋岳州，就元帅帖桀，而道阻不得前，仍趋襄阳。贼方驻杨湖港，乘其不虞击之，获船二十七艘，生擒贼党刘咬儿。进次潜江县，又斩贼数百级，获三十余船，枭贼将刘万户、许堂主等。是日，兵未食，而贼大至，与战，抵暮，咬住等军各当一面不能救，孛罗帖木儿被重创。麾马哈失力使去，曰：“吾以死报国，汝无留此。”马哈失力泣曰：“死生从叔父。”既而孛罗帖木儿被执，贼请同为逆，孛罗帖木儿怒骂之，遂遇害。马哈失力帅家奴求其尸，复与贼战，俱殁。举家死者凡二十六人。

彭庭坚，字允诚，温州瑞安人。至正四年进士，授承事郎、同知沂州事。毁牛皇神祠，驱邻县上马贼，免横急征敛，民甚便之。俄以平反狱囚，忤上官意，遂弃去。十年，诏选守令，起为建宁路崇安县尹。十一年，擢同知建宁路总管府事。江西寇炽，庭坚率民兵克复建阳，又进兵克浦城。十二年，摄佥都元帅府事，与邵武路总管吴按摊不花夹

攻邵武。庭坚设云梯、火炮，尽夜攻城，寇遁，追斩贼将董元帅等，邵武平，迁同知福建道宣慰司副都元帅，镇邵武。冬，寇陷建宁县。十三年，庭坚统建阳、崇安、浦城三县民兵，次泰宁，贼惧请降，复建宁县，还师邵武。江浙行省檄庭坚节制建宁、邵武二郡诸军。十四年，贼入政和、松溪、江南行台中丞吴铎督军建宁。庭坚部将镇抚万户岳焕素悍，纵卒为暴，庭坚绳以法。焕惧，乘其不备，诈为贼，突攻之，众溃，庭坚独留不去，遂遇害。死年四十三。故吏张椿等奉柩还崇安，民哀泣如丧父母，立祠岁时祭祷，数有灵应，旁邑立祠亦如之。赠中奉大夫、福建道宣慰使、都元帅，谥忠愍。

王伯颜，一名简，字伯敬，滨州沾化人。由湖广省宣使，历永州祁阳、湖州乌程县尹，信州推官。至正九年，迁和福宁州。居三岁，擢福建盐运副使，将行，宪府留伯彦，仍领州事。未几，贼自邵武间道逼福宁，乃与监州阿撒都剌募士兵五万，分扼险阻。贼至杨梅岭立栅，伯颜与子相驰破之。贼帅王善拥众直压州西门，胥隶皆奔散。伯彦麾下惟士兵数百人，贼以长枪舂伯颜马，马仆，遂见执。

善说伯颜曰：“闻公有惠政，此州那可无尹，分为我尹可乎？”伯颜诃善曰：“我天子命官，不幸失守，义当死，肯从汝反乎！”善怒，叱左右扼之跪，弗屈，遂欧之。伯颜嚼舌出血，噀善面，骂曰：“反贼，杀即杀，何以殴为？吾民，天民也，汝不可害。大丞相亲讨叛逆，百万之师雷击电扫，汝辈小丑将无遣种，顾敢尔邪！”贼亦执阿撒都剌至，善厉声责其拒斗，噤不能对。伯颜复唾善曰：“我杀贼，何言拒邪？我死，当为神以杀汝！”言讫，挺颈受刃，颈断，涌白液如乳。暴尸数日，色不变。州人哭声连巷。

贼既杀阿撒都剌，欲释相官之，相骂曰：“吾与汝不共戴天，恨不寸斩汝。我受汝官邪？”贼杀之。相妻潘氏，挈二女，为贼所获，亦骂贼，母子同死。

伯颜既死，贼时睹其引兵出入，明年，州有僧林德诚者起兵讨贼，乃望空呼曰：“王州尹，宜率阴兵助我斩贼。”时贼正祠神，睹红衣军来，以为伪帅康将军，亟往迎之，无有也。官军四集，贼大败，斩其酋江二蛮。福宁遂平。事闻，赠嘉议大夫、济南路总管、上轻车都尉，追封太原郡侯。

长子桢，往收得父母尸，藁葬乌程。朝命以袭父爵，除绍兴路总管。张士诚陷绍兴，桢不屈死。

又有陈阳盈，字子谦，佚其籍，官泉州税课使，从伯颜率民兵拒贼，被执，亦不屈

死。

刘浚，字济川，其先兴州人。曾祖海金，进士第一人，仕至河南府尹，死于国难，子孙遂家河南，浚由廉访司书吏，调连江县宁善乡巡检。

至正十三年，江西贼帅王善寇闽，官军守罗源县拒之。罗源与连江接壤。浚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，有才识，谓浚曰：“事急矣，可聚兵以捍一方。”于是尽出奁中物，募壮士百余，命仲子健将之，浹旬间，众至数万。贼寻破罗源，分两道攻福州。浚拒之辰山，三战三捷。俄闻福州陷，众多溃去。浚率兵遇贼于中麻，突其阵。斩前锋五人。贼兵大至，鏖战三时顷，浚中箭堕马，健下马掖之，俱被获。浚忿，戟手大骂，贼缚浚阶下，先斫手一指，骂弥厉，再斫一指，亦如之。指且尽，斫两腕，次及两足，浚色不少变，骂声犹不绝，遂割其喉舌而死。

健亦以死拒贼，善舍健，使敛浚尸瘞之。健归，请兵于帅府以复父仇，弗听。尽散家资，结死士百人，诈为工、商、流丐，入贼中。夜半，发火大噪，贼惊扰，自相屠戮。健手斩杀其父者张破四，并擒善及贼首陈伯祥来献，磔之。事闻，赠浚福建行省检校官，授健古田县尹。官为浚立祠福州北门外，有司岁时致祭。

朵里不花，字端甫，蒙古人。始为宿卫官，累擢辽阳行省右丞、平章政事。陈友谅陷江西，诏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，与平章政事阿儿浑沙等分道进讨。遂由海道趋广东，驻揭阳，降士寇金元佑，招复循、梅、惠三州，承制官其酋长，俾治赋以给兵食。又募粟四千石，输送京师。自是英、肇、钦、连诸郡皆附，且治兵，由梅岭以图江西。

而元佑有异志，托以镇服乡土，遮道固留。先是制书命刘巨海佥广东元帅府事，未发，元佑窃取，易其名，私畀徭贼刘文元，诱与偕乱。事觉，文远伏诛，而元佑及其弟元泰子荣窜匿不获。

俄荣率外贼突入，夺符信，杀官吏。变起仓卒，众莫能支，朵里不花与参政杨泰元等勒兵拒战。贼益众，朵里不花为枪所中，创甚，其子达兰不花率麾下力与抗，死之。朵里不花遂被执，拥至太平桥，骂不绝口，遂为贼杀。

其妻卜颜氏、妾高丽氏在侧不去，皆大骂曰：“我平章遇尔父子厚矣，尔父子何暴逆至此。”亦皆遇害。其部将哈乞、吴普颜、阿剌不花、歹不花等，俱战死。

陈君用，字子材，延平人，少负气，勇猛过人。红巾入闽，闽帅授君用南平县尹，给钱五万缗，俾募千兵。君用散家财继之，导官军复建阳、浦城等县，以功授同知建宁路事。亡何，贼围福州，君用率兵往援，大败贼众。廉访佥事郭兴祖使权同知副都元帅，遂引兵逾北岭，至连江，阻水而阵。君用曰：“今日不尽杀贼，吾不复生还矣？”乃率壮北士六十人，徒涉，贼稍溃。既而复合，君用大呼转战，中枪死。事闻。赠怀远大将军、浙东道宣慰司同知副元帅、轻车都尉、颍州郡侯，谥忠毅。

卜理牙敦，北庭人，累官至山南廉访使，治中兴。至正十二年，寇犯中兴，卜理牙敦以兵与抗，射贼多死，贼稍退。明日，复拥众来袭东门，卜里牙敦兵溃被执，不屈而死。

又明日，贼复来攻，前中兴判官上都统兵出击之。既而东门失守，上都仓黄反斗，力屈，贼执之，使降。上都大骂，贼怒，刳其腹而死。

潮海，札剌台氏。由国子生入官为靖安县达鲁花赤。至正十二年，蕲、黄贼起，潮海与县尹黄绍，同集义兵，为御贼计。未几，贼数万，由武宁来寇，绍赴行省求援。潮海独率众与战于象湖，大破之。乃起进士胡斗元、涂渊、舒庆元、甘棠等共城守，而以勇士黄云为前锋。自二月至于八月，战屡捷，擒贼将洪元帅。贼党益盛，云战死，潮海遂被围，寻被贼所执杀于富州。

子民安图，袭父职为本县达鲁花赤。十三年，帅众败贼，复县治。十四的，贼复至，民安图战败，贼执而剐之。

绍，字仲先，临川人。至正八年，进士，以求援出靖安，遇官军，护绍得入龙兴。而龙兴亦被围。其后围解，绍乃与民安图招谕叛党，过建昌之高坪，遇贼，绍正衣冠，怒骂，为贼所害。

斗元，字元浩，靖安人。至正十年，领江西乡荐第一，下第，署鳌溪书院山长，贼至靖安，掠斗元乡里，斗元以乡兵击败之。与潮海共图战守。及被执，贼胁之使降，斗元骂不屈。乃以土埋其腰，不死。又缚置暗室，斗元仆墙以出，遁入深山，忿恚而卒。

黄云，抚州人，寓靖安。以勇捷称。每接战，犹以身当敌，尝为数十人所围。即奋

身跃出。至是，身中数十枪，喷血骂贼死。

魏中立，字伯时，济南人。由国子伴读，历官至陕西行台御史中丞，迁守饶州。贼既陷湖广，分攻州郡，官军多疲懦不能拒。所在无赖子，多乘间窃发，不旬日，众辄数万，皆短衣草履，齿木为杷，削竹为枪，截绯帛为巾襦，弥野皆赤。中立率壮丁，分塞险要，戒守备。俄而贼至，达鲁花赤马来出战，不能发一矢。中立以义兵击却之。已而贼复合，遂为所执，以红衣被其身。中立叱之，须髯尽张。贼执归蕲水，欲屈其从己。中立大骂不已，遂被害。

未几，贼又犯信州，信州总管于大本以士兵备御，贼入，执大本至蕲水。徐寿辉释其缚，畀伪印一纽，且命以官。大本投印于地。痛詈之。遇害。大本字德中，密州人，由儒学教谕入官。

章善，字立贤，吉安龙泉人。性耿介，尚气节。摄龙泉令完者帖木儿尝授学于善。至正十二年，盗贼蜂起，善说完者帖木儿籍民兵，修城，为固守计。明年，贼攻围日蹙，城中粮尽，至取草根木皮食之，犹坚守不下。一日，山水暴至，完者帖木儿挈妻子乘小舸夜循。比旦，城陷，善父士璧年八十余，自投北江，其妻李氏与子妇相挽赴井死，善亦投江而死。